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

张建军¹, 孙大尉², 赵启兰²

(1.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2.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 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的形成机理, 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 提升供应链的柔性, 促进国内大循环; 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 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 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 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 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 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由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整理论框架。最后, 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供应链; 内循环; 价值链;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21)08-0005-11

DOI: 10.14134/j.cnki.cn33-1336/f.2021.08.001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of “Double Cycle” Economic Pattern from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ZHANG Jianjun¹, SUN Dawei², ZHAO Qil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reshape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which the domestic cycle i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stabil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double cycl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depth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ouble cycle promoted by the supply chain, that is to say, by forging the toughness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improving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we can promote the domestic cycle; by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we can realize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double cycle; by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we can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the domestic cycle, dredge the blocking poi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nd then help to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double cycle. On this basi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internal cycle” and “external

收稿日期: 2021-04-20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中蒙农牧业供应链协作研究”(2021YFE01902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零售时代零售商主导的全渠道供应链整合及协调研究”(20YJA630090);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情况调查研究”(202129)

作者简介: 张建军, 男, 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供应链研究; 孙大尉(通讯作者),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平台运营管理研究; 赵启兰,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物流服务能力研究。

cycle” formed by the demand side, supply side and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itself are organically combined through the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which is forming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ouble cycle”, as the “internal cycle” and “external cycle” are nested and coordinated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path to realize the double cycle.

Key words: double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upply chain; internal cycle; value cha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一、引言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中央针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我国重大的国家供应链战略,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外部风险,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更好地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提供了战略遵循和方向指引^[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着力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循环,而循环的本质是“互联互通”,既需要“联”,更需要“通”。要形成循环,就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整个供应链环节,形成现代流通供应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3]。同时,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和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而供应链是实现产业互联互通、供需稳定平衡和高效匹配乃至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载体,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的制造业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庞大、门类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在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我国的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位置,难以占据“微笑曲线”两端^[4]。有许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并未掌握,陷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①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发展的最大短板,难以较好地适应产业互联互通和供需平衡的需要。因此,亟须构建体系相对完整、上下游关联紧密、集约高效和竞争力强的现代供应链,使之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基础和底层逻辑。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最终必须落实在产业链中,必须通过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来体现^[5]。而如何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以便指导“双循环”格局下的供应链转型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文献综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保持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循环,就要更加倚重国内循环的重要作用^[7]。同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仅要注重国内循环,更要依靠国内大循环来促进和提升国际循环^[8],以此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终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相互渗透、协同互补、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①本文所提到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等概念,是在不同语境和场合下灵活使用的同一种意思的概念(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5]。供应链是由具备供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所形成的,侧重于上下游企业间的运营、协调和流程管理;而产业链是由具备供需关系的上下游行业所构成的,也称行业供应链(胡奇英等,2020)^[6],侧重上下游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而从价值创造、增值、分配和控制等角度来看,供应链和产业链均可称为价值链。

整体。本文将主要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供应链与“双循环”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文献梳理与回顾。

(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方面

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形成动因、战略意义等。如,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从政治经济学、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多维视角分析了“双循环”的时代背景和形成逻辑^[9];陆江源(2020)基于价值创造视角来解析构建“双循环”的必要性^[10];郭晴(2020)围绕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系统梳理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脉络和现实逻辑^[2];姚树洁和房景(2020)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国际竞争环境,分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机制^[11];周小亮(2021)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解读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12];贾康(2021)探讨了“双循环”的内在逻辑以及内循环与外循环互促发展的背景和动因^[13]。

在“双循环”的实践路径研究方面,朱民和郑重阳(2021)分析了互促“双循环”的战略意义,并围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双循环”发展的主要抓手^[14];陈健(2021)分析了“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构建的内在关联和演进逻辑,并提出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15];姜玉砚(2021)针对供需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给出了“双循环”构建的政策建议^[7]。

部分学者针对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进行了探索,且大多围绕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单个环节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实践路径。如,郭晴(2020)结合投资和产业升级维度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可行路径^[2];龙少波等(2021)提出要通过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来畅通国内大循环^[16];张燕生(2021)基于投资和消费的视角分析了助力国内大循环的路径^[17];而陈文玲(2020)则重点站在流通视角,提出了通过现代物流体系和流通体系的构建来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构想^[18]。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了“双循环”的理论框架,如黎峰(2021)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双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关系和机理^[19]。也有学者分析了“双循环”经济对企业和相关产业转型的影响,如,刘勇和李丽珍(2021)研究了“双循环”新格局下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对策^[4];陈劲等(2021)分析了“双循环”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型方向和实践路径^[20];祝合良和王春娟(2021)进一步分析了“双循环”互促发展背景下,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及具体策略^[21];刘尧飞和沈杰(2020)研究了“双循环”背景下供应链绿色化转型的紧迫性和具体路径^[22];张小溪(2020)探析了“双循环”背景下提升我国价值链的具体对策^[23]。

以上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战略意义、形成机理、现实逻辑、实践逻辑等方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研究。整体而言,相关学者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基础的研究内容较零散,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学理性分析^[24],尤其是针对“双循环”理论框架构建的相关研究不足,同时亦缺乏站在整个供应链视角来对内循环和“双循环”构建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究。

(二) 供应链与“双循环”的关系方面

“双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一定要以供应链为基础,实现“双循环”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现代供应链体系的确立^[25]。因此,要重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构建^[20],由此方可更好地实现“双循环”的发展目标。

国内学者已认识到供应链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如姜玉砚(2021)提出,要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供应链,全面升级供应链和产业链,促进供需之间的高效衔接,从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7];郭晴(2020)研究发现,推动形成本土产业链与全球产业链的良性循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优选择^[2];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提出,产业链和供应链是连接“双循环”的核心纽带,是助推“双循环”互促发展的重要力量^[9];李旭章(2020)研究指出,要畅通“双循环”,就需畅通国内产业链,促进产业链现代化,以此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6];张卫良和何秋娟(2021)指出,“双循环”经济体系是以产业链和供应链为核心的循环体系,打通“双循环”堵点的关键在于以稳定的供应

链来保证畅通的产业链,进而实现“双循环”的畅通^[27];刘尧飞和沈杰(2020)提出,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亟须补齐围绕供应链的短板,增强我国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韧性,提高供应链的绿色化水平^[22];王娟娟(2021)进一步指出,以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基础来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占优选择,是落实这一重大战略的根本抓手^[28],也即打造“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以一个开放、稳定和安全的供应链作为基础。

综上可得,目前学术界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供应链与“双循环”关系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国内学者已认识到供应链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但缺乏围绕现代供应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学理性分析,对如何基于供应链视域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进而探明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等研究鲜见于文献报道。

本文围绕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立足内循环(国内供应链)与外循环(海外供应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并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研究成果对于更好地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理,指导“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的转型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机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作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张建军和赵启兰(2019)研究发现,现代供应链体系是我国现代化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9]。黄建忠(2020)进一步指出,解决实体经济矛盾的关键在于以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出发点和立足点^[30];胡奇英等(2020)认为国际贸易的核心是供应链^[6],换言之,供应链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载体;黄汉权(2021)提出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底盘”,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传动轴”^[31]。综上可得,产业链供应链是实现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为进一步明晰供应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理,本文围绕现代供应链的三大属性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含的两项主要内容,构建了彼此之间的作用关系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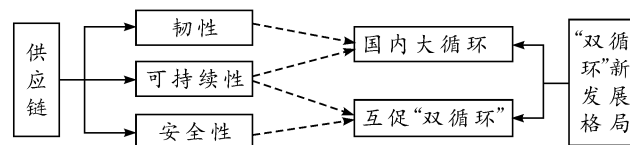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供应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图

国内外学者对传统供应链的研究重点关注供应链的韧性(弹性)和可持续性^[32],除了针对食品供应链研究的安全性以外,鲜有学者持续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暴露了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由此供应链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33]。

本文认为现代供应链的属性包括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三大部分。供应链的韧性是指供应链中的决策主体能够快速识别、应对供应中断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的能力。较强的供应链韧性可以确保整个供应链能够有效地抵抗外部冲击,并保持供应链相对完整的功能和结构。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的关键^[34]。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集成化、一体化管理水平,增强供应链的抗中断和抵御风险能力^[35],进而保障整个产业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顺利

进行。同时,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降低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增强供应链的快速响应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进而促进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

供应链的安全性是指通过对供应链外部风险的识别和防控,确保供应链的供给安全、质量安全。供给安全侧重于供给的数量和供给渠道的安全,是指供应链能够保障供应、生产和流通的能力;而质量安全是指供给产品的质量稳定、可靠,能够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重要保障,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要解决的重大问题^[36]。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考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37],通过构建安全的供应链,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战略的实施^[29]。对于国内经济大循环而言,供应链的安全性更容易得到保障,其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营协同效率和韧性等来实现,因此,供应链的安全性主要是针对外循环和“双循环”而言的,需要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安全性^[38],要完善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积极构建更稳健和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即通过统筹利用境内供应链的自身优势和比较优势,基于不同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地缘政治、国际供应链战略等实际,合理进行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和分工协作,这样有利于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安全、畅通和高效运营,进而提升“双循环”的安全性。同时,围绕增强供应链安全性的目标,大力推进国内供应链的延展和升级,打造区域供应链命运共同体,统筹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关系^[31],形成高起点介入、高端环节延伸、高效率衔接的国际分工新局面,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促协调发展^[39]。

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是指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营绩效、绿色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从而确保整个供应链长期、稳定、协调、持久和低碳发展的能力,包括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大部分。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体现供应链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双循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对供应链整体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32],为其螺旋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是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通过提升我国供应链竞争力,协同运营效率和可持续性,重塑制造业新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质量。除此之外,供应链可持续性的增强也有助于其逐步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而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我国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的实现。

四、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以供需的动态平衡为基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供应链的支撑。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构建需要以基于供应链视角的供需动态平衡为底层逻辑,既要考虑拉动整个供应链畅通循环的需求侧,也要关注推动整个供应链有效运转的供给侧,即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发力,打通需求和供给内部的良性循环。同时,供需动态平衡的实现也要关注整条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和互联互通,形成供需两端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从而提升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效能,更好地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本文立足内循环(国内供应链)与外循环(海外供应链),围绕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以及供应链跨境协同四个维度,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理,构建了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主要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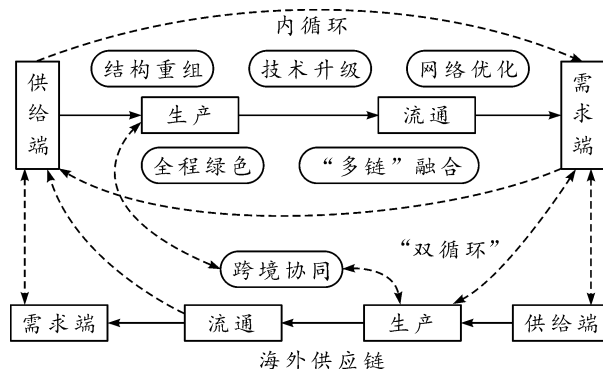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

括供应链结构重组、供应链技术升级、供应链网络优化、供应链全程绿色以及“多链”融合五个部分。

（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构建

在内循环与外循环方面,通过资金、劳动力、原材料、数据、技术和研发创新等在供给端的投入,再到组织生产形成产成品,之后通过流通体系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资金回笼,从而构成一个由供应、生产、流通和消费组成的大循环。为了确保大循环的高效与畅通,需要通过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来支撑。

供应链结构重组:围绕客户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补链”“强链”“延链”“跨链”等方式,适时对供应链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从而降低供应链的运营成本,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

供应链技术升级:技术升级可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附加值,通过技术升级和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形成中高端产品和服务,进而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实现内外经济大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

供应链网络优化:围绕供应链中的节点企业、基础设施、流通枢纽布局、物流通道、企业竞争力、供应链战略和目标市场等,立足供应链的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目标,诊断现有供应链网络存在的风险、堵点和缺陷,进而对其进行改进和优化,更好地推动“双循环”行稳致远。

供应链全程绿色: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工艺改进、绿色采购、绿色加工制造、绿色包装和流通、绿色营销、绿色回收等方面对供应链进行全链条绿色化升级^[22],将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理念融入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进而提升“双循环”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多链”融合:包括产品供应链与服务供应链的融合、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等。通过产品供应链与服务供应链的融合可有效壮大整个供应链的总规模,提高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是实现“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一环^[5],亦是提升价值链的重要途径。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可以更好地助力由供应、生产、流通和消费所组成的供应链内外循环的畅通,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双循环”的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某些国家的经济霸权、战略打压和高新技术封锁,同时,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会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增大,绝不能忽视外循环而搞自我封闭。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供应链跨境布局与分工协作是普遍现象,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日益加深,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嵌套、深度融合,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40]。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设计、投资、贸易等方面形成共同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13]。除此之外,由于技术的互补性、市场的互补性、商品的互补性以及国际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等,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彻底地封闭起来^[11]。资源的全球化配置降低了各个经济体的运营成本,使得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因此,单个国家很难脱离全球市场。

基于以上分析可得,我国仅仅依靠内循环是远远不够的,国内供应链市场需求的形成和有效供给同样离不开海外供应链的畅通,离不开其与海外供应链的跨境协同,最终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

供应链跨境协同主要包括:国内供应链的生产端与海外供应链供应端和生产端的跨境协同、国内供应链的需求端与海外供应链生产端的跨境协同、国内供应链的供给端与海外供应链流通端的跨境协同以及国内供应链与海外供应链围绕供应端与需求端的双向跨境协同等。如,国内供应链在应对国内需求时,可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来吸收外来先进技术、工艺以及创新要素等来推进国内产品质量升级、服务升级、效率升级、模式升级以及整个产业链升级^[4];国内供应链在应对国外需求时,可依托国内供应链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供应能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跨境流通等来延展海外服务网络,同时满足国外供应链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需求,形成国内与国际“双循环”协同互补、融合发展的格局。

以上理论框架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内循环与外循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完整理论框架,其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构建分别以国内供应链和海外供应链为载体。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中,内循环与外循环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而是相互融合、互为促进的关系^[41]。其中,国内大循环是实现国际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而国际大循环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支撑,是国内大循环的外延和补充^[24],两者共同以供应链为载体构成了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

五、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目前,尽管我国已基本具备构建“双循环”的工业基础、市场基础等供需两端的优势,具有产业门类相对完整,产业链条集聚,供给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及较旺盛的消费潜力、投资潜力和超大规模的市场等^[41],但在供应链的需求端、供给端、供应链本身以及基于供应链跨境协同的“双循环”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和缺陷,如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质量不高,供需错配,供应链存在堵点、断点,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差强人意,供应链的跨境运营管理能力、协同能力和流通效率低下等,严重制约了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构建。

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要围绕供应链的供需两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战略,也要围绕供应链本身进行重点优化;既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也要融入国际大循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供应链跨境协同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结合上文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此部分基于供应链视域,系统梳理和探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一) 基于供应链视域的需求侧改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首要的是以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注重需求侧改革”,需求决定供给,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经济循环的动力源,是市场循环的逻辑起点^[42],更是影响供应链循环畅通的重要因素。如果市场需求不足、消费能力低下,那么整个供应链的大循环便无从谈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前提在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43],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国内循环的比重和分量,并可适当控制和降低对外依存度,以抵御外部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

此外,要构建统一、完整的内需体系,就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供应链环节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通过内需升级来拉动整个供应链转型升级。同时,基于供应链的需求侧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有效内需,要基于供应链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规律和消费转型升级趋势,大力推动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动态匹配,打通供需循环的经络,才能真正依靠扩大有效内需来拉动整个供应链的循环运作。

另外,还需围绕供应链优化需求的层级和结构,形成多元化的需求结构。需求层级和结构直接关系到国内供应链供给的结构和方向,如果需求层级和结构过于单一,那么国内的供给能力就难以消化,使得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错配^[8],不利于国内大循环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二) 基于供应链视域的供给侧改革

目前,我国部分高端消费品、工业原材料和服务消费的供给能力不足,无法更好地满足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因此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下功夫。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对需求侧的响应效率。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现实需要,增加有效供给,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和创新来更好地引领、创造并高质量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有效需求,从而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我国供应链的供给质量,持续降低对海外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在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同时,也使得国外产业和供需更加依赖我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另外,近几年尽管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业的供给质量不高,供给结构矛盾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性服务。相关研究表明,当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时,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也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改革力度,尤其要加大针对不同行业特点的供应链综合服务的供给和改革,这样在扩大国内循环规模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三) 供应链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

1. 供应链结构重组。由于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面临重大挑战,迫切需要进行深度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要立足 SCOR 模型的五大组成部分,即计划、采购、生产、配送、退货等,结合国际成员、流程、标准、柔性等方面进行供应链的结构重组、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模式、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更好地凸显供应链的竞争优势,助力“双循环”的深入发展。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也要对内开放,通过供应链的结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既有的行业垄断,形成相对公平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样更有利于国内循环的深入发展。除此之外,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通过供应链结构重组和优化,我国将逐步完成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同时,也要顺应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发生长期脱钩与断裂的风险趋势,未雨绸缪,通过“补链”“强链”“延链”“跨链”等方式,做好供应链的结构重组和优化,逐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韧性。

2. 供应链技术升级。(1) 加快供应链技术创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扩大有效需求,落脚点在于通过持续创新来实现进口替代。因此,迫切需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加强自主创新和技術升级,只有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方面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才能在外部技术封锁的极端情形下通过自我内循环来构建起安全、高效、畅通的供应链体系。基于此,需要以供应链创新为抓手,加快上下游协调互动、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和整体升级,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对接和整合,推动供应链向中高端延伸,实现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等全链路的国内大循环^[25]。

除此之外,由于“双循环”既要关注量的循环,同时更要注重质的循环^[9],量的循环可以依靠市场和内需的优势来实现,而质的循环则需要通过技术升级和创新的方式来实现。尽管我国已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我国的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深度研发和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发展受制于人,需要通过围绕供应链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措施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 加快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近些年,数字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动力,可更好地助力国内大循环和国外大循环的相互衔接。韩彩珍和张冰晔(2020)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可有效促进内外需市场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助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发展^[44];朱民和郑重阳(2021)提出,要将数字经济延伸至“双循环”中的每一个节点^[14]。

因此,要加快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采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产业链和内部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造,实现供应链内各要素、节点、业务、流程等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要以“数字化”为主线,依托“新基建”(如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构建智慧供应链生态系统;而新基建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技术升级和价值外溢,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技术支撑。

3. 供应链网络优化。(1) 依托现代流通体系,支撑供应链网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现代物流业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骨架,流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双循环”的速度、质量和效益。要统筹“双循环”的安全和发展要求,优化利用现有的国家物流枢纽节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区域(城市)物流分拨节点、大型流通企业的物流节点(示范物流园区)以及农村物流站点等,形成大一统的城乡现代流通体系,实现国家级物流枢纽节点、区域(城市)级物流分拨节点以及农村物流站点等的高效联动,形成“通道+枢纽+网络”的一体化供应链流通体系,更好地支撑“双循环”供应链网络的搭建。

(2) 依托“两新一重”,完善供应链网络。“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

的重大项目,其可兼顾近期和远期目标,能够显著改善我国的流通基础设施。而供应链网络是立足于发达的基础设施之上,通过“两新一重”建设,可进一步强化我国的供应链网络综合竞争能力^[45]。它既能打通整个流通供应链的堵点,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还能有效带动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智能化、信息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形成布局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3) 依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供应链网络。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直接导致国内大循环存在较多的瓶颈,甚至是堵点和断点,降低国内大循环的效率。通过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可以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提升国内大循环中区域产业间的关联与互补效应,这对于优化产业供应链网络,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供应链全程绿色。“双循环”经济的本质是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绿色的、低碳的、可持续的、可循环的。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实施整个供应链的绿色化转型。

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亟须补齐围绕绿色供应链的短板,要构建全链条、全周期、全环节、全过程、端到端的绿色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绿色化水平^[22],使整个供应链输出绿色产品和服务,从而夯实“双循环”的底色,提升“双循环”的质量,实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多链”融合。“多链”融合既包括产品供应链与服务供应链的融合,也包括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其中,服务供应链主要包括物流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供应链、信息服务供应链、政务服务供应链等。

2020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推动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境融合,而两业的深度融合需以产品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供应链为载体^[46],由此方可达到延伸产业链和畅通供应链的目标。同时,也要实现产品供应链与金融服务供应链、信息服务供应链、政务服务供应链等的融合,通过“多链”融合来构建完善的供应链服务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nd 供应链的软实力,更好地实现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目标,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47],更好地赋能“双循环”。

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也即科技创新要立足供应链的需求和现状来进行部署和推进,而且要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形成创新链引领供应链、供应链支撑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新局面。同时,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也可较好地补齐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 基于供应链视域的跨境协同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需求的形成与高效供给离不开国内、国际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如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中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迫切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通过“双循环”来实现资源的整合集成与优化配置。

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供应链协同需由国内迈向国际,即在国内循环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共享、国际分工以及协同机制的构建,实现供应链的跨境协同;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扩大供应链跨境协同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形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补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因此,在跨境供应链协同方面,应为企业的跨境投资和贸易提供便利,加强与国内供应链的协调与合作力度,建立高效的供应链跨境协同平台,实现跨境供应链战略协同、战术协同、操作协同,进而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具体来讲,我国需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完善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外物流服务网络布局,立足现有中欧班列,结合多式联运组织模式,形成围绕制度、流程、标准、政策、基础设施等软硬件方面的相对稳定的供应链跨境协同机制。同时,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西方国家及一切友好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构建跨境供应链网络,通过供应链横向协同、纵向协同、网络协同等手段,实现跨境供应链的科学合理分工,从而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六、结论与展望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了供应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理;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构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并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现代供应链的属性包括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三大部分。供应链的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可促进国内大循环、“双循环”的畅通,进而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可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二,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框架由供应链的需求侧、供应链的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以及供应链跨境协同四大部分构成,其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内循环与外循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完整理论框架。

第三,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践路径:既要围绕供应链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同时也需围绕供应链本身进行优化,包括供应链结构重组、供应链技术升级、供应链网络优化、供应链全程绿色以及“多链”融合等;既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也要融入国际大循环,通过深度对外开放和供应链跨境协同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可更好地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理,丰富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体系,指导“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的转型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未来要进一步结合某一具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围绕供应链的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分析产业链供应链的需求、供给、流通、网络结构布局、所处地域等现状及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等;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供应链的国内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在“双循环”的互促协调发展研究方面,可以构建由国内供应链和海外供应链所组成的“双循环”供应链概念模型,基于演化博弈和合作博弈等理论,研究“双循环”供应链的演化机理、趋势和路径,进而分析实现“双循环”供应链价值最大化的竞合模式、信任机制、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等,从而进一步完善基于供应链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N/OL]. 人民日报,2020-05-15. <http://www.longmay.com.cn/c/2020-05-15/500526.shtml>.
- [2]郭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J]. 求索,2020(6):100-107.
- [3]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10(1).
- [4]刘勇,李丽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建议[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1):41-50.
- [5]刘志彪,孔令池. 双循环格局下的链长制: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新形态和功能探索[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10-118.
- [6]胡奇英,胡婧,陈祥锋. 现代供应链:连接企业、城市和国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5-54.
- [7]姜玉砚.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J]. 理论探索,2021(1):101-107.
- [8]刘晋祚.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基础条件、功能导向与推进层级[J]. 改革与战略,2020(12):40-47.
- [9]蒲清平,杨聪林.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0(6):24-34.
- [10]陆江源.从价值创造角度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当代经济管理,2020(12):8-15.
- [11]姚树洁,房景.“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机制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0-23.
- [12]周小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实践思考[J].东南学术,2021(2):86-96,247.
- [13]贾康.“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之学理逻辑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18-25.
- [14]朱民,郑重阳.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3-15.
- [15]陈健.“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与实践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12-119.
- [16]龙少波,张梦雪,田浩.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J].改革,2021(2):90-105.
- [17]张燕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1):10-15.
- [18]陈文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8,105.
- [19]黎峰.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J].财经研究,2021(4):4-18.
- [20]陈劲,阳镇,尹西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科技创新战略[J].当代经济科学,2021(1):1-9.
- [21]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J/OL].财贸经济:1-14.(2021-04-15)
[2021-04-14].<https://doi.org/10.19795/j.cnki.cn11-1166/f.20210308.006>.
- [22]刘尧飞,沈杰.双循环格局下的供应链价值链绿色化转型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20(6):47-53.
- [23]张小溪.中国价值链升级的对策研究——基于“双循环”发展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1):49-59.
- [24]任君,黄明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2021(4):7-15.
- [25]中国流通经济编辑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观点综述[J].中国流通经济,2020(11):3-17.
- [26]李旭章.以双循环格局促产业链供应链升级[J].人民论坛,2020(23):92-94.
- [27]张卫良,何秋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优越性及其构建[J].甘肃社会科学,2021(1):41-48.
- [28]王娟娟.以产业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J/OL].当代经济管理:1-14.(2021-04-15)[2021-04-0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10315.1322.002.html>.
- [29]张建军,赵启兰.现代供应链体系视域下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8):15-20.
- [30]黄建忠.供应链安全与双循环战略[J].对外经贸实务,2020(11):7-11.
- [31]黄汉权.倾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竞争力[N].经济日报,2021-03-03(001).
- [32]朱新球.供应链弹性如何影响供应链绩效:可持续性的中介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19(12):42-54.
- [33]葛琛,葛顺奇,陈江滢.疫情事件: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效率转向国家供应链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20(4):67-83,6.
- [34]卓贤.增强韧性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N].经济日报,2020-10-20(011).
- [35]樊雪梅,卢梦媛.新冠疫情下汽车企业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及评价[J].工业技术经济,2020(10):21-28.
- [36]祝合良,杨光,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思路[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4):5-16.
- [37]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1(2):1-13.
- [38]张立.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供应链韧性[N].学习时报,2020-06-17(002).
- [39]王宏利,刘新敏,陈文文.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若干思考[J].开放导报,2021(1):106-112.
- [40]蓝庆新,汪春雨,郑学党.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现实与对策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32-145.
- [41]张明.如何系统全面地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8,2.
- [42]张兴祥,庄雅娟,黄明亮.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镜像与突围路径研究——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J].人文杂志,2020(11):72-82.
- [43]田正,李鑫.双循环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日本的经验与启示[J/OL].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4.(2021-04-15)[2021-04-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066.C.20210315.1121.002.html>.
- [44]韩彩珍,张冰晔.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机理和路径[J].青海社会科学,2020(6):41-46,60.
- [45]彭波.“两新一重”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J].人民论坛,2020(35):75-77.
- [46]张建军,赵启兰.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发展研究:一个研究框架[J].当代经济管理,2019(2):31-37.
- [47]张建军,赵启兰.新零售驱动下流通供应链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8(11):5-15.

